



1931—1945年

总主编◎张中良
副总主编◎章海宁

东北抗日文学大系

本卷主编◎逢增玉

第三卷·长篇小說③

黑龙江大学出版社

海外借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1931—1945年

总主编◎张中良
副总主编◎章海宁

东北抗日文学大系

本卷主编◎逢增玉

第三卷·长篇小说③

黑龙江大学出版社

◇ 骆宾基

边陲线上

上 篇

—

苍伟的与俄罗斯领土分界的“土字碑”后面，冲来了已经避过了整个残冬的人群，黑黝黝地。

还不到午夜，他们将 H 城围在了垓心，天崩地裂似的斗争，在这里展开了。

“向前压……压……”粗厉地喊叫，混合成庞杂的音浪，像霜雪样严肃，冰雪样激烈。

“乒……砰……乒。”爆竹般的快枪，射出捷速的子弹流光，相互地交碰。迷漫的灰白色烟雾，障蔽了每人的眼睛。

“压……笨种们！”刘司令竭力地高喊。

他穿着灰色旧军服，脖颈贴伏着俄罗斯马头，一手捏着快匣子，大拇指在扳推子弹；另一手里的枪头，朝着城楼子射击。

“咕……咕。”城上的机关枪，向下面人丛中扫射。



“靠山！领着弟兄攻北门。‘煞脱’（快）。”刘司令微胖的脸，挂满豆子大汗珠，眼睛很匆忙地闪视。

“快呀！‘磕头’的哥儿们！往北门压。”靠山喘吁着喊。

于是，军队分出了一股。在靠山的小红马后尾，弯曲着腰飞跑。他们制止不住原始性的发作，简直是一群野人。

夜间，人们的眼，都成了瞎子；有的将脚踏了别人的脚背，有的竟踢了别人的踝骨……他们没感觉到这些，只有敌人的残酷引起的暴怒，占据着他们的心，和一颗构造简单的脑子。

云霾是漆黑的，不露一丝星光。

他们穿过一丛树林，城里的灯光，溶化了上空的气氛，露出淡淡的雾光。

“喊！搭软梯子爬城！赶紧。”靠山接着将枪推上了子弹。

“兵……兵……。”

士兵们疯狂性地射击，响应着东门的交响的枪声。

火药的光线，在头上交错闪烁。烟雾随着凝结起来。而酸辣的火药味，向每人的鼻前，接续着冲来。

“压……压。”吵叫又开始沸腾。

“上……。”一个矮小的兵爬上了城墙的锯齿形缺口。

“兵……兵……。”

“砰……兵……。”城里的枪响。几道红光冲射高空。于是城门“轰”地敞开。

“噉……。”

“往前压！”靠山督促着。

军队杂乱地拥挤着。像澎湃的海潮，涌进了城。

街道旁的电灯，放着淡黄的光辉。兵士们的嘴脸，越发显得兴

奋了。长短不齐的破袄，裹在肥瘦不同的身上。尘土和汗垢，相同地匀称地涂了满脸。

“欢迎我们中国的救国军。”北门的一个警士喊着。

“守门巡官，那浑鸡子儿，早吃‘黑洋枣’了！”别一个又加了句。

“随着……‘磕头的’哥儿们，到东门。”靠山要把肺叶炸破似的嚷。前额的青筋，也一棱棱地怒绽起来。

老小的市民们，怀着过度的惊惧，逃窜着。恐慌迟钝了他们的感觉，及至窥见了迎头的军士，畏缩中又跌绊着跤，胆怯地窜匿回去。

“这些大笨种，害屁啥怕。”一个瘦瘪的兵士在嘲笑。

“天生‘孙种’，怕中国人……。”有人不在意地附和着。

“赶紧奔东门呀……完了就收拾高丽铺子，日本洋行。”靠山放大了声浪嚷。

话里蕴有的效力，显然地被证明了。兵士们尽力地向前推进、猛扑——顺着冷静的街道。

狗，不停止地跳着，吠叫。叫声里夹着催促。不敢落脚的灰鸽子，在房屋顶空飞翔。翅膀发出“扑扑”的脆响，同时飘落下星碎的羽毛。

“压……压，加劲呀！”靠山斜眯着一只眼，子弹依着他食指的勾动，连串地射出。他骑着的小红马，打起了震耳的响鼻。脖子伸长地仰起来。

爆炸的火药，连同淆杂的火光，愈来愈激烈了。东门的火焰，满天一片，红而凶。附近的草垛，吐出瀑布样的烈火。陪衬着斗争的勇猛。

“哎……。”



“哽……。”

生命结束的最后惨叫，起伏不定地传来——是由侧面的射击，变成正面的冲锋。

城楼子上，日本机关枪支队的射击手，软瘫地滚下一个；接着，又是一个。城根下的日本派遣队，立刻起了混乱的骚扰。

“压……兵……。”吵叫扩大了范围，枪声也随着加急；只是机关枪，停止了急雨般音响。

孙大个子趁势爬到了城墙缺口，手里还抄着已热了筒子的枪杆。

“你妈的！”他举起了枪把，向下面戴有钢盔的日军，扑跳地击打下去。日军们紧接着乱作一团。

城门受斧头的劈砍，破裂了。兵们蜂拥而进。

“退却！——”

这命令，唤散了守城的一群。全都狡鼠样溜走，另一群有如冲倒坝堤的潮水，激烈、雄壮，淹没上去。刘司令的俄罗斯马，也出现在那中间。

“靠山！撵这些小舅子凑的。”他摆了一下头，接着说：“记住：别乱抢中国买卖家，咱们可要名誉啊。”

暂时的沉静，缓和了沸腾的喧叫。

靠山得意地一瞥，眼锋里贮藏着凶狠。他爽朗地击了一下马脊。

“没‘挂彩’（受伤）‘磕头’的们！这才要咱们‘劲头’使唤啦！”音浪飘散在他的影后。

微笑现在刘司令的嘴角。于是他想：

——“胡子”出身，到底是“棒”。

“收拾高丽和日本子买卖!”孙大个子打断了刘司令的沉思。

“别忙,”他又掉回了头,“炮手团弟兄们,跟我到日本领事馆去。”

他用马刺蹬了下马肋,炮手团立刻随着跑去。纷乱中奔驰,恰如雨前的蚂蚁。其中的孙大个子偷偷地溜进了一家高丽铺。

这里,留下巡逻队的一部。

他们在搜寻死尸堆里的枪械。行色匆忙。每人有所戒备的眼光,巡逻着周遭。

一个黑瘦的老头,紧了紧“腰围子”。依然弯曲了腰,翻动着尸体。他仔细精明;结在尸体脊背上的子弹箱,他都耐性地解下。另一些人,是用刺刀在割。

“喊!接着呀!”城楼上出现了一个小伙子。他向一个丢了军帽的愣家伙,递下了机关枪。

“慢点!”站在墙缺口的兵,伸长了双手。

“快些吧!大爷捣弄完了,咱们也得……。”

“喂!蔡局长那小子,有个漂亮‘大姐’呢!”丢了军帽的家伙,为证明他不说谎,又加了句:“真的!从前我到他们公馆送猪肉去见过。”

“干吧!屁!尽扯淡。”小伙子这样催促着。

“你是没吃到甜头儿……。”调子里有些受到侮谩的强辩,然而声音是低弱了。

他们不很吃力,就将轻机关枪架下来,抬往城外的乱葬岗子。周围暂时寂静了。

乱葬岗子后,是一座矮树林子。这里看不到一丝光线,黑暗吞噬了一切。伤兵们的呻吟低幽而细小,正如担架床的微响。



“得？”丢了军帽的问。

“胜！”黑影里的那个回答。

于是他卸下了机关枪架，摸出那人的肩膀，缓慢地放上。他的同伴，又送过了枪身。

枪的射击声交响，在远处开始了。

“又‘开壳’了！”他转过身来，扯了小伙子一下。

“收拾老高丽……。”嘴巴送到了小伙子的耳根。

“没枪？”虽然他这样说，但是两脚却已飞跑了。

“傻货！有枪谁干运输队……。”愣家伙气喘喘地说，“老高丽一‘唬’准行。”

他俩的心，浸在兴奋里。跑进了东门。

迎面卷来一群人。靠山在人丛中，似乎是翻溅起来的高浪。他胸前清楚地晃动着小红马的耸立的双耳。他用袄袖拂了下脸。

“运输队，搬那些东西。”

“什么？”愣家伙真的愣了。一草包麻袋，又一草包麻袋……摔落到跟前。

“胶皮底水袜子、毛巾、卫生裤、白面、煤油，……都有了。”是郎炮手的面影。

“关二虎，你给背背这个。”他递给他那枪支。

“关二虎，搬呀！”小伙子从身后扯了扯他。

“想办点妙事儿。他妈的，倒霉。”关二虎咕哝地带枪架起了麻袋。

枪声消沉下去。疲乏的机关枪，还在响动。从西街传来马蹄和人群的吵叫声。警笛也尖啸了。高昂怒吠的夜狗，反响着。一个极度不安的恐怖，重新压进人们的心坎。

“退呀!”刘司令嚷。

“从哪门退?”靠山掉过马头,马缰在手间勒紧。

“出东门。”

“也没找‘字匠’(匪称先生)推推‘八门’。”靠山蹙紧了浓黑而凶恶的眉毛,眼睛立刻成了三角形。

“天快亮了!咱们不管那套,什么‘生’门,‘死’门……朝鲜咸北境的援兵快到了。”

退出了东门,刘司令才注意到枪:每人肩上多了一杆。运输队是赤手空拳的,但肩头上却负着沉重的麻袋。而孙大个子,背着整箱的啤酒。

远处山峰的起伏线,呈出微淡的晨曦,气氛是寒凉的。野外的空旷处,已能见到麻雀的飞射,并且低低地啾叫。

“沙沙”的脚步声,混杂在人们倾谈里。每人感到胜利的愉快,就是呼吸,也觉出气流的舒适,凉爽。

炮手团后面,是郎炮手。他低垂着头,眼睛像在瞅关二虎的鞋子。其实他在回味着呢!他得意的是“准头”。那个监视“满”警的日军,是他第一枪击倒的。

——“准。”他白捡得了那日军的手枪。

现在,他瞅了瞅腰前捎着的手枪。这枪又重新给了他愉快。

“二虎头!你看看这玩意。”他拔出手枪,握在手里,摆了一摆。

“短枪!你怎么不往‘上’缴?”关二虎扭了扭头,随便地问了句。

关二虎知道,弟兄们有不少短枪,都是私下“腰柜”的东西;但是他却没有!即使是大枪,也没捞到手。他痛恨,在攻城命令下,做了暂时的运输兵。

麻袋包又压上关二虎的肩。他归还了郎炮手刚才交给他的那支快枪。

——我才歇多么一小会儿，滑头。这话终于没有说出来。

前面的队伍中，传来了“提枪”的号令。

“‘提枪’了！”关二虎扭转头。把号令传给郎炮手。

“‘提枪’了。”他依例传给后面的人。

于是队伍分开了。郎炮手捷练地跳向队外。

“过来吧！我这棵大枪借给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关二虎问。

瞧样子，他知道郎炮手是诚意的；他就将麻袋包送到别人的肩头，快活地跳过去。

“我真不愿意扛麻袋。”他不安地接了枪。笨拙地拉开“大栓”，子弹槽里，伏有一排子弹。紧张触到了心尖。他感到无所谓的恐怖。他的脚跷起，向最前的刘司令望了望。

刘司令用望远镜在窥探。

“靠山，你护送‘挂彩’弟兄和东西，走柳树屯子；我和关团长的炮手团，截堵追击咱们的日本子。”他边说边在左近张望。

“你们走哪股道？”靠山勒住了马。

“‘煞脱’啊！我们奔伊里哈塔，咱们分两路走。”

军用汽车带来的风声，逐渐逼近。各人都静默下来，在侦听飘来的音韵。

“岔开！道上小心高丽穷党！”最后刘司令对靠山挥了挥手。

炮手们推了“顶门子”，弯着腰潜退。在岔道的小径上，开始了“小跑”。

汽车声寂然了；代替庞杂音响的是脚步和刺刀类的金属音。

“随退随打！‘旁打侧击，避正面。’”关二虎撞了一下郎炮手。

“随退随打！‘旁打侧击，避正面。’”郎炮手照样向另一人撞了下。

“砰……兵……。”队伍侧面，射来了子弹。

“兵……兵……。”

“哽！”郎炮手痉挛地栽倒下去。直到沟涧间，停止了滚动。

“这家伙……。”关二虎也就势爬到沟底。

乳白色的烟雾，笼罩了地皮。刘司令的俄罗斯马隐没到树丛中。

在晕迷里的郎炮手，翻了翻身躯。剧烈的痛楚，刺醒了麻木的知觉。他挣扎地咬紧牙骨，吱吱地脆响，像在嚼咬铁沙。嘴是难堪地裂涨，而眼睛却紧紧地闭着。

神情模糊中，他听不到了枪声。另一种响音，触开了他的眼。从烟雾的保护网中，他窥出一群日本救援队。

他们在坟墓间爬行。距离是不很远的。特别是骑了枣红马的军官，惹起他的激怒。他挺起了身子，向周围巡视；同时咬紧了腮骨，制止胸部的痛裂。

失望的眼神，又充满喜气。他的嘴角，闪了闪冷笑的阴影。他伸出右手，企图抓起摔掉的手枪。但膀臂的酸疼，使他的手战栗起来。终于他又缩回了。他垂下睫毛，眼所触到的左肩窝，涂染了血沫。

他断然地挪动身躯，肩头下侧颤抖地抓起枪托。

——亡我国，杀我们人，这些吃人不眨眼的东西。

眼光暴露出凶狠的果敢。喘息是粗重而缓慢。他尽力地坐起来。将一只腿盘跷到右膝盖。这样减轻了手的摇动。担在腿骨的



手枪，动了动，他眯了一双眼。一切举动都像他从前打猎时那样，熟习，稳重。

“兵！”在食指勾动的当儿他软瘫地躺下了。迟钝的灰色，凝结了他的双眼。

“哦……”日本军官也塌下了头。脸腮俯贴着马鬃。枣红的鬃毛，渲染着枣红色的血液，望远镜也无力地坠下了。

马停止了步伐。从它肩上，流下淡黄脑浆！它毫无所感地，还在刨蹴。

“卧倒！”柴田曹长惊骇地伏下身子。

“嗒……嗒……嗒……嗒。”退却号声，拉回追剿的兵士。

“兵！兵！”披红肩章的军官，最先向沟涧击了两枪。

柴田曹长的接近地皮的眼瞳，似乎在搜寻远处的毒蛇。

“老吉队长！”听到枪声，他爬了起来。

“砍下来！把那马贼的头。”毛吉队长跳下马，指挥地说，“架下我们的中尉来……。”

陆战队的一等兵，连同派遣队的兵士，从枣红马上，谨慎地卸下了中尉的尸体。

退却号停止的时候，跑回的追剿兵士排起长队。各人的脸，都表示出严肃。

“报告队长！俘虏了一个马贼。”嵌有红肩章的兵说。

后面的两个日兵，挟着关二虎走来。

二

日头从云隙间射出几道金光。聚集在树丛中的老鸱，忙乱地吵闹着。四散乱飞的麻雀，时时在空中闪现。是初夏的早晨，气候却

像寒带一般的阴凉。

H城街道是严肃的,冷清的。除了岗警,见不到有行人。东门附近,已不见尸体,只留着业已凝结的血泊,子母壳,刺刀把,破军帽,……这一类零散的物件。

火药的残余气味和血腥,已经清淡下去。瓦屋的尖顶上,有飞鸽成群在飞动。

土黄色军用车,驶出了北门,坐在车子四周的日军,拿着上着刺刀的枪支,向外伸着。样子蛮厉而庄重。孤坐在当中的关二虎,脸变臃肿了:一块青的,一块紫的,……和美术家的调色板,没有什么差别。他还在发“二虎脾气”,不住地咒骂:

“杂种操的!你老爷是杀猪手不错……专宰你们这些日本猪。……”

“叭!”

在他右颊,又加上块红印。

靠街的铺子里,有人在向街头探头探脑地偷看。稀有的激烈同雄壮气氛立即贯穿了街心。

关二虎一面暴怒地喊,一面寻求他所熟识的人。别人全都知道他:一个屠猪场的家伙。在城里整整失踪了一年。

“哎!够朋友的。给弄口棺材呀!”在咒骂声里,他加上这一句。贪婪的黑眼珠,向那后面躲闪着刘强,盯了一眼。

心儿突然一跳,刘强没敢再瞅那疾驶而过的汽车。他不但知道,而且熟悉——那是一年前的关二虎。

——是他?他这样惊疑着。

从关二虎平淡的脸,宽重的鼻子和配有浓眉的大眼上,刘强都仿佛看出了他的苦痛。刘强觉到有一小块冰,从喉头滑下去,——

一阵寒栗！在寒栗中他感到悲哀了。

刘强低垂着头，恍惚迷离地到了家。

“我看见关二虎了！”音调是悲楚的，“今天出‘大差’。”

“拿来烟泡没有？”刘房东不关心似的斜眨了他一下。

刘强送上烟泡，哑静地闭住嘴。他十分清楚父亲是浸沉在自己一切打算里的人，对于这不会有兴趣的。

“昨天活捉的关二虎吗？”酱紫麻子脸的汉子，侧卧在刘房东的对面。

“不是他是谁，一个二虎头，”刘房东烧着烟泡说，“去年时节，想把你侄子‘诓’去，当救国军……早知道他不愿意活了！”

刘房东仰起头，啊呸地吐了口痰，意思是，不愿再说下去。两只枯瘪的手，练熟地捻动着烟枪上的烟泡。

烟灯的灰黄的光，映照在他鼻梁上，画出个瘦瘪的猴子脸：颜色僵黄，没一丝红润。皱纹细密地划在额前。尖削的嘴巴有稀疏的两撇胡子。

“大哥！”麻子脸透着烟枪说，“你知道，刘子章这家伙，‘不善’哪。‘拉出去’一年多，就来攻城。”

他抓了抓头皮，递过了烟枪。

“天意。什么都是天意……有前清定规有后清。”刘房东斜瞅了儿子一眼。

“刘强！给我倒碗水。”是酱紫麻子脸说。

刘强仿佛停止了思索，木鸡一样呆立在炕下。这时，他也不搭腔，哑默地送上茶去。然后坐到木椅上。他感到像是生了霍乱病，心在执拗地翻滚。虽然他外形镇静。

桌上有个布包。他知道，那里面有地照，佃农租据。……地下

则散乱些碎纸。他更为紊乱所迷惑了。

——杀猪老关知道救国。我呢？……我不能这么地躲避在家庭的翅膀下过活呀！我……这是逃避。

他又想起了县中的同学。县中是在一年前解散了，现在做了特务机关办公处。

他的臂在胸前交织着。头贴附着墙壁。眼瞳凝止了转动。安然呆坐，相同一座泥塑的神像。

——同学……都跑到救国军里去，只有我——我一个。

“蠢货！卑鄙的东西。”末后，他这样骂着自己。

淡白烟雾，从炕上飘来。一种带有诱惑性的香味，直窜入他的鼻孔。让牙齿咬着厚唇，他还在凝想。

炕上传来了话声：

“年头荒乱那也没什么……日本子这回可完了！”是麻子脸在发挥理论，“不用看‘推背图’，按着‘天干’‘地支’说，甲午年日本子和咱们开仗，那是日旺午时；人家哪能不胜呢！”

“今年你说该到哪步天地？”刘房东吐了口烟。

“今年正翻个‘个儿’。今年岁在癸酉，正正日落酉时呀！”接着，声浪抬高了点，“日本准败。”

“管他娘日落日旺呢！反正老婆孩子送回海南家去了。咱们还怕什么。”刘房东闭住了眼，仿佛在养神。

“那可不。咱们在海参崴，不是混了半辈子吗！那时候穷党和富党，闹得也够凶了吧！”又换了麻子脸的重浊音。

刘强越加厌烦了。神经仿佛在抽搐——焦躁。心尖似乎沉着颗铅弹；莫名的痛苦，侵袭着他。

纸糊的格子窗，逐渐模糊下去。由惨淡而乌黑。他还交臂在



沉思。

“连点灯也忘掉了吗？”刘房东翻了翻眼皮。

刘强方始知道黄昏突然到了，燃起煤油灯来。

“我到关小个子屋去了。”他说了句，就走出去。他知道，这时父亲是照例要睡一会儿的。

“老关。”他敲了一下隔壁的窗。

“干啥？——进来吧！”

“出来吧！”

声音还没完，关小个子闪出来。

“关二虎给毙掉了。”声音低微到听不见。

“那么，尸首呢？”刘强问。

“在‘杀人场’岔道哪，头挂在树上。”

两个人暂时沉默了。刘强的脑间，又映出白天所见的一切景象——汽车，日本兵，枪，发狂大叫的关二虎。……

“我们应该埋掉他——是个可敬的人。”他仿佛是自语着，他记起关二虎的目光和托付：

“可是没有身子了。”关小个子眨了眨眼。

“哪去了？”这一个吃惊地问。

“谁知道，除非是鬼。”

“头也得埋。——就只有一个头吧！”他决定地说，“我们为了证明城里也有不愿做亡国奴的人。应该这么做——这么做。”

“……。”关小个子迟疑地瞧着他。

“走！”是命令式的调子，“拿铁锹去！”

空气仿佛也加强了密度。

“好！……。”关小个子掉转了身躯。

刘强心里,燃起兴奋的火焰。一种特殊的不安,传遍每一支神经。胸部起伏着,喘吁。

“走!”关小个子在夜色里握住他的手。

并着肩头,走出大门。

黑夜的后街,冷静而宽敞。为了躲避讨厌的盘诘,他们从曲折胡同中绕着弯子。胡同狭窄,黑暗。胶底帆布鞋,轻快地拖动,如同墙角的小鼠吱吱作响。

郊野伸展开来了。远处的山岭,像是屏风,能够渺茫地辨出。周围极其沉寂。沿生在小道两旁,是些矮曲的林丛。

刘强制止紧张的情绪,闭合着嘴。用镇静压伏恐惧。

“就是这棵,你看。”关小个子向一棵树干,敲了一下。

树丫上吊着的小木笼,倏地震荡起来。

夜空中散布着的小星,仿佛向幽暗的深处隐去,光力极其微弱。刘强看不清晰那里的物件。他有些胆怯,没有作声;同时他又感到一阵辛酸。

“我上树,你掘坑吧!”关小个子卖弄着胆大。猴子一样地爬上树腰去。

刘强甩动开铁锹,在松土上挖掘。是急爽而捷速的动作。

“接着!”轻微地一声喊后,抛落下木笼来。

“关二虎……他叫我当救国军去那晚上,还跟我谈了多半夜呢。”他走近木笼去。友谊的感情,驱逐了他心中的畏缩。

“咱们中学那帮,都和他挺好。因为他在救国军里,非常老实……。”关小个子的脚跟粘住了地皮。

“噯!”刘强惊愕地说,“头怎么没有了呢?”

他掷下铁锹。胆壮地,从木笼的缝隙,伸入手指去。他触